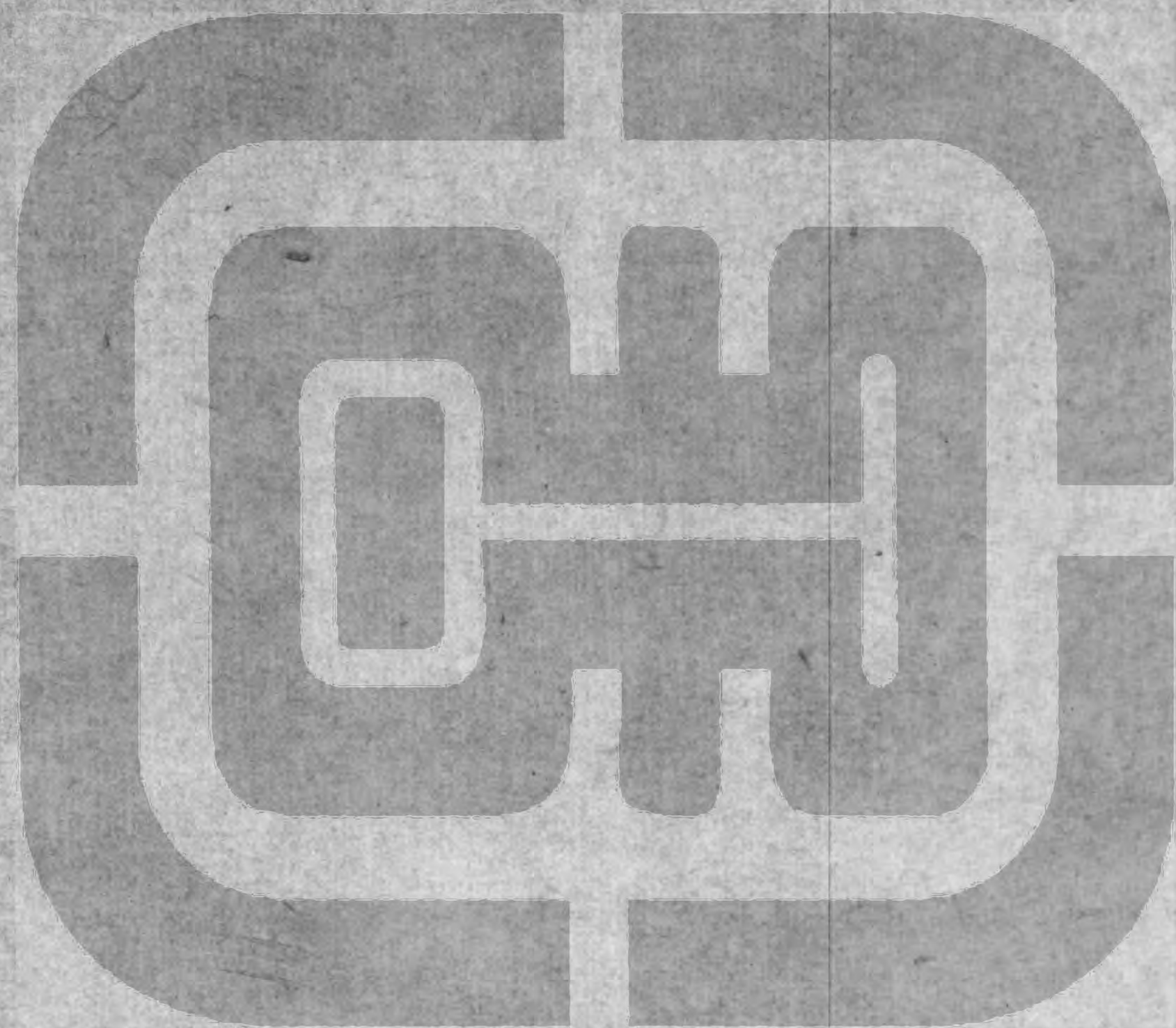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犍為孫甫訂刊

長乐郑振铎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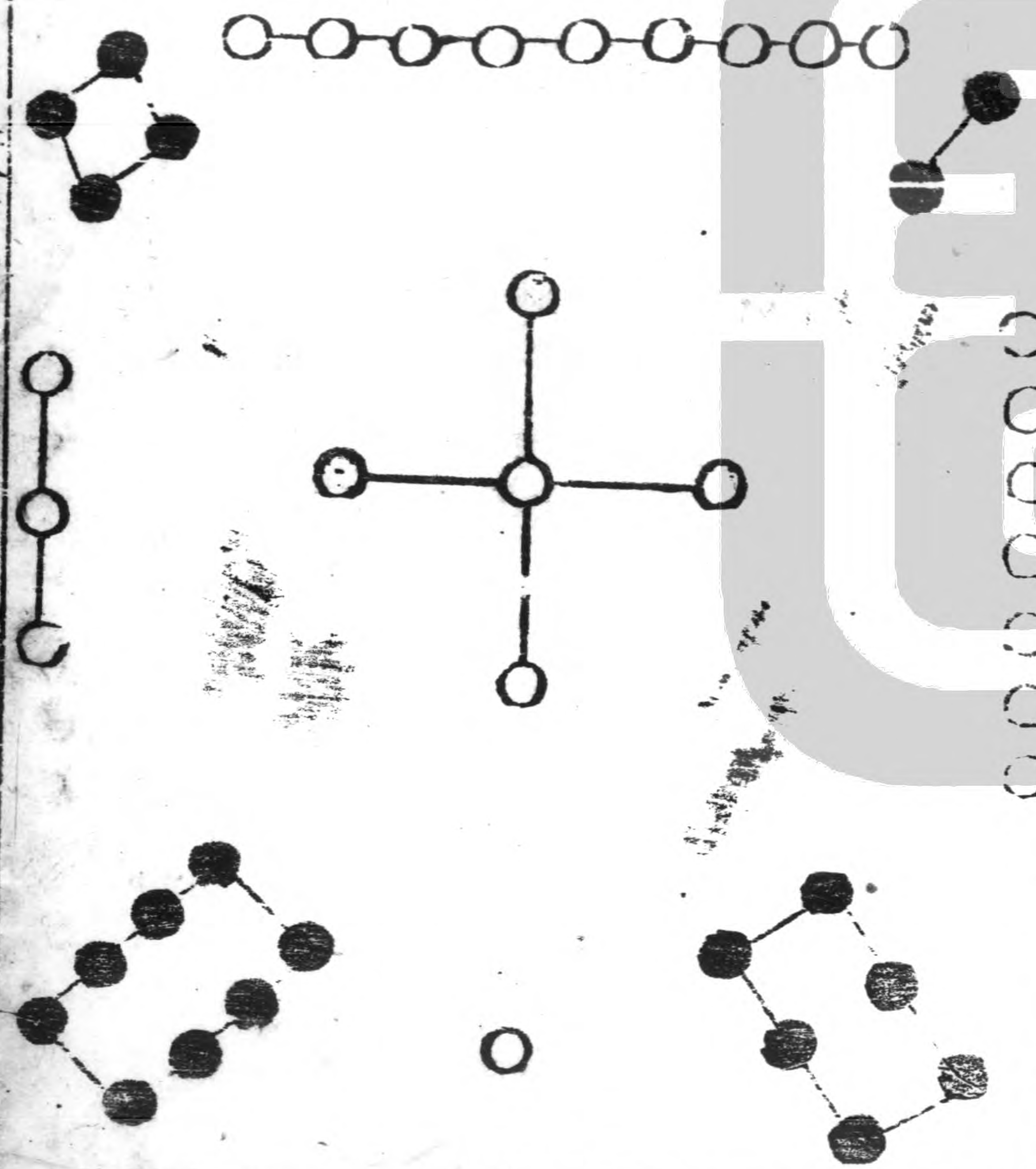
君石

刪定易圖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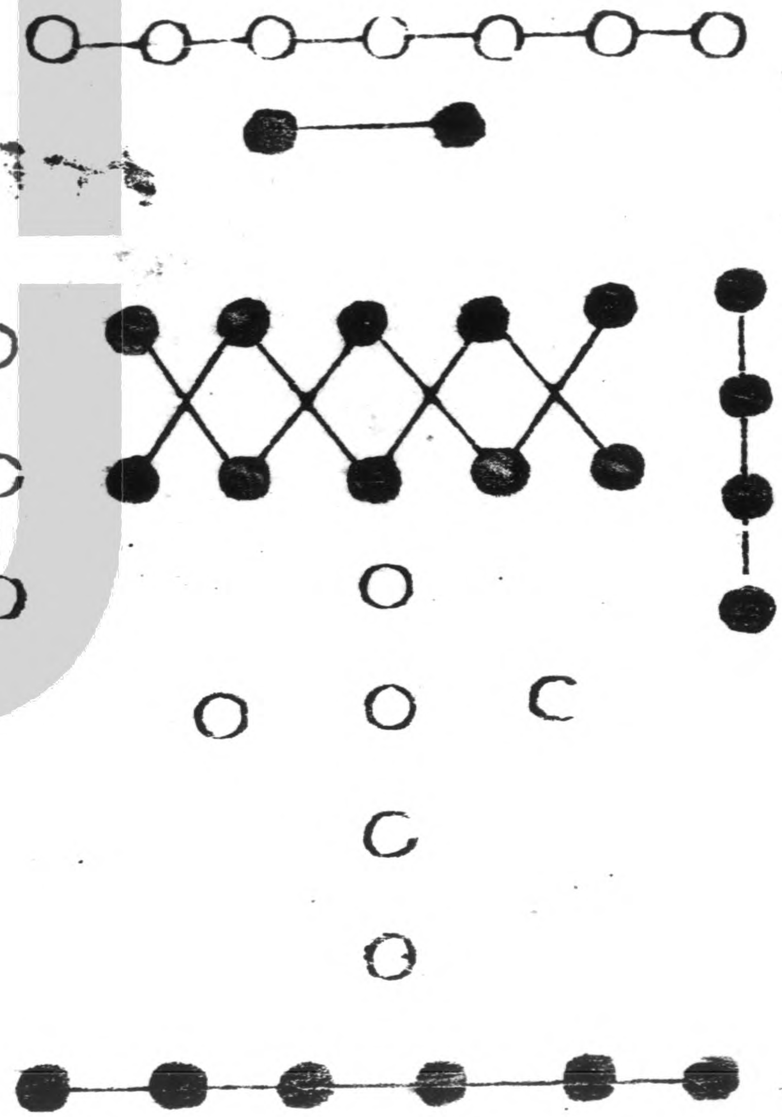
觀嘗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於幽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校所為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複重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內彼五十二皆疣贅也而況力穿鑿以從倕異考之破碎鮮可信用大懼註誤學子壞隳世教乃

刪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庶乎人事脩而王道明也其小得失不足喜慍者不盡糾割別有一本黄黎獻為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可無譏焉牧又注易所以為新意者合牽象數而已其餘則攘輔嗣之指而改其辭將不攻自破矣先代諸儒各自為家好同惡異有甚寇讎吾豈斯人之徒哉憂傷後學不得已焉耳

河圖



洛書



八卦

論一

或問劉氏之說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何如曰信也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指在作易也則不待禹而得之明矣其所圖者信乎曰洛書五十有五協於繫辭天地之數河圖四十有五雖於易無文然其數與其位灼有條理不可移易非妄也惜乎劉氏之辯則過矣或曰敢問河圖之數與位其條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離震兌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兌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而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兌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抑又縱橫數之皆得十五此非灼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或曰劉氏之辯其過焉在曰劉氏以河洛圖書合而為一但以河圖無十而謂水火木金不得上數未能成形乃謂之象至于洛書有十水火木金附於土而成形矣則謂之形以此為異耳其言四象生八卦則取河圖之七八九六以其有象字不可用洛書之形故也其下文又引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於此則通取洛書之形矣噫何其自相違也矧曰天五居中而主乎變化上駕天一而生地六下駕地二而生天七左駕天三而生地八

右駕地四而生天九者不亦惑乎夫所謂生者言乎其始也苟河圖之象生八卦則洛書之形又生八卦者何也若以聖人既取河圖之數以畫卦而洛書之數上為揲蓍則其論云在河圖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此又已言揲蓍矣反覆不通故曰自相違也夫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耳謂之五者非有五物謂之十者非有十枚而曰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筮之法非實數也如人兄弟行下浪反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焉可謂有五十五人哉厥初太極之分天以陽高於上地以陰卑於下天地之氣各亢所處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故初一則天氣降於正北次二則地氣出於西南次三則天氣降於正東次四則地氣出於東南次五則天氣降於中央次六則地氣出於西北次七則天氣降於正西次八則地氣出於東北次九則天氣降於正南天氣雖降地氣雖出而猶各居一位未之會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諸男未冠女未笄皆姻之禮未成則何孕育之有哉況中央八方九位既足而地十未出焉天地之氣誠不備也由是一與六合于北而生水二與七合于南而生火三與八合于東而生木四與九合于西而生金加之地十以合五于中而生土五行生而萬物從之矣二四易位而一三五如其初者當所

王之方也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河圖
之數二氣未會而劉氏謂之象悖矣若夫洛書之數
五位既合則五行有象且有形矣象與形相因之物
也其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者徒
以先後分之耳其實二者合而後能生生則成矣蓋
非一生之待六而後成也假令河圖是象洛書是形
則取洛書而為八卦者亦非酌水燃火伐木鍛金而
成之也直取其象耳以法象而言之不亦可乎何其
固執形象之象也其曰天五駕一二三四而生六七
八九者愈乖逐矣且陰陽會合而後能生今以天五
駕天一天三乃是二陽相合安能生六生八哉天降
陽地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豈有陽與
陽合而生陰哉況所謂五者乃次第當五非有五物
也其一與六合之類皆隔五者蓋以一二三四五主
五方而六七八九十合之周而復始必然之數非有
取於天五也其不用五奇主五方而五耦合之者陽
方則奇為之主而耦與之合陰方則耦為之主而奇
與之合又昭昭矣至如劉氏所圖太極生兩儀一二
三四其解曰畫天左旋畫地右動今按其畫天一在
坎天三在震誠左旋也地二在離地四在兌亦左旋
耳非右動也夫所謂左旋者如斗柄自寅向卯也右

動者如日月五星自丑向子也今以自午向酉而為右動何哉若直以東北為左方西南為右方以分天地之位則又不可謂之旋且動也旋動者進前之意也設謂陽升陰降先兌四而後離二則繫辭所陳先二而後四未嘗倒言之也如是則劉氏之解果繆矣注易圖易自謂窮天地之理而乃未明左旋右動之法甚哉其可笑也

論二

或曰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而吾子之意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稱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王四時舉四行則土可知矣又以四行之數而揲蓍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是也曰敢問畫卦皆取洛書矣其於河圖何所則也曰則其位也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曰劉氏以為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為坎三為乾也九居兌而生坤謂三為兌六為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為離四為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為震五為艮也何如曰以位數之則乾坤艮巽亦三位也以畫數之則坎

震亦五畫也離兌亦四畫也何其或以位數或以畫數反錯之甚也況說卦稱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彼重卦然畫與位等耳未嘗析言之也苟析言之則坤六位而十二畫矣焉得曰六畫成卦也雖繫辭陽一君而二民蓋取陰耦以喻人臣代終之義非可積以為數也今謂人有二心者非可積十人以為二十心也且劉氏說天地之數六者有六物耳而乃以一爻分為二畫以當二物可乎歷觀諸卦以爻為人雖陰爻亦一人耳帝乙歸妹非有兩妹也箕子明夷非有兩箕子也然則劉氏書卦之說其不可用明矣矧聰明叡智創制立法固不區區專決於圖書故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不專決於圖書矣且後起之者也聖人既按河圖有八方將以八卦位焉洛書有五行將以八卦象焉於是觀陰陽而設奇耦二畫觀天地人而設上中下三位純陽為乾取至健也純陰為坤取至順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剛不能屈於柔以動出而為震一陰處二陽之下柔不能犯於剛以入伏而為巽一陽處二陰之中上下皆弱剛克相濟以險難而為坎一陰處二陽之中上下皆強足以自託以麗著而為離一陽處二陰之上剛以駁下則正故為艮一陰處二陽之上

柔以撫下則說故為兌也西比盛陰用事而陽氣盡
矣非至健莫能與之爭故乾位焉爭勝則陽氣起故
坎以一陽而位乎北坎者險也一陽而犯衆陰誠不
為易而為險也艮者止也物芽地中將出而止也待
春之謂也自此動出乎震絜齊乎巽離者明也萬物
皆盛長得明而相見也坤厚以養成之成而說故取
諸兌也畫八卦分八大之義如斯而已也或曰說卦
稱勞乎坎謂萬物閉藏納受為勞也成言乎艮謂萬
物之所終也今吾子之言似不類者何也曰孔子據
物終於地上而言也蓋取諸物始於地下而言也所
以就足先聖之論使人不疑耳或曰劉氏謂三畫象
三才為不經說疑亦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
二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
皆陰也獨陽獨陰無韞三才之道者何如曰劉氏
易乃不知畫之與位各一吉事也畫者譬諸人也位者
人所處之地也三爻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
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大夫也奇耦
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
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一小人
而二君子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有安可見純天
便曰無地位見純地便曰無天位哉且其引說卦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以為六畫包三才

三畫韞三才之說噫何其泥也三畫象三才矣重之
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若三畫之時乾為天坤為地
六畫之後亦不免為天為地也三畫之位則初為地
二為人二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
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為哉且劉氏論三才則引說
卦六畫破先儒三畫以為不經及其論奇耦則用天
三奇地三耦天地各減其二不顧繫辭五位有合之
說是經乎不經也又其論乾元用九謂天一天二天
五陽數也坤元用六謂地二地四陰數也至其下文
以天五散在五行天一居尊不動餘有天三地四合
而成九天三則乾之三畫地二地四則坤之六畫陽
得兼陰故乾元兼坤六而乾元用九也噫陽不可兼
陰乎則天三何以稱用九陽果得兼陰乎則天一天
三天五當兼地二地四何以不稱乾元用十五也輕
先儒九揲六揲之通義而務求新不虞錯亂之至此
鄙哉

論二

或人敢問大衍之數五十諸儒異論何如曰京房馬
季長荀爽之釋吾無取焉耳至於鄭康成姚信董遇
以為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五而用之劉氏亦同此
說吾有取焉耳此章上言大衍之數下言乾坤之策
中言天地之數非衍之用而何也然所以減之之意

或謂減五行或謂減六畫或謂減天五蓋未之思矣天五行六畫天五減之之可否不足復詰吾直謂天地之數雖五十五至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只如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又豈可言無六策以當六日者別有意也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

并掛而十二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以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之矣故康伯述輔嗣之旨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苟謂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以五十五而虛其一又掛其一則兩手

五十三十三揲之數而餘一也左手雖得四右手尚餘一左手三則右手二左手二則右手三左手一則右手四終無平時雖童子亦知不可為也五十之上唯五十四可矣虛一掛一則兩手五十二十三揲之數也然三少則存者四十三多則存者二十八一少兩多則存者三十二一多兩少則存者三十六乾元當用十坤元當用七少陽八而少陰九矣其下唯四十六虛一掛一則兩手四十四十一揲之數也然乾元當用八坤元當用五少陽六而少陰七矣不徒不應四象之數陽反而耦陰反而奇矣吾故謂揲蓍之法上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或曰虛其一者康侯以為太極劉氏以為天一何如曰究觀繫辭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則是八虛一在兩儀之前也下文太極生兩儀則又太極在兩儀之前太極與虛一相當則一非太極而何也且其謂大衍後天地之數則太極不可配虛其一之位此又不思之甚矣作大衍之法誠在數之後矣然其所取象固在數之先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蓋有兩儀而後有數也既可象兩儀於數之先豈不得配太極於兩儀之上哉若以一二三四便為兩儀則天非一天地非一地苟虛一以象天一之氣而分四十九以象兩儀之體而已也是知天地者其體也一二三四之類其氣也

則是逸其末而勞其本於義乖矣又碑康伯之注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以謂太極其氣已兆非無之謂噫其氣雖兆然比天地之有容體可見則是無也又稱聖人之辭易有太極既言有則非無之謂也吾以為天地之先强名太極其言易有太極謂有此名曰太極者耳非謂太極便有形色如老子之言恍忽中有物有象不可一見有字便指為實物實象也凡此皆巧詆先儒不自知其罪也

論四

或曰劉氏謂坎生復卦離生姤卦何如曰禁裂爻位則巧矣義則未也聖人設卦觀象以陽潛地中故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陽生陰下故復以一陽居五陰之下八卦配八方則坎當北十二卦配十二月則復當建子復之陽乃坎之陽也陽則無二而象之卦有兩也何哉八方與十二月不同也三畫與六畫不同也是故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離與姤亦如之若謂坎之陽生復之陽離之陰生姤之陰則是十一月有兩陽也五月有兩陰也固不然矣且其說以復卦生于坎中動於震交於坤變二震二兌二乾而終姤卦生於離中消於巽交於乾變二巽二艮二坤而終自復至坤凡十二卦主十二月噫以十二月言之則自復以往歷臨泰大壯夬而後至乾此云二

震二兌而後二乾者何也自姤以往歷遯否觀剥而後至坤此云二巽二艮而後二坤者何也以八方言之則自坎以往歷艮震至巽極矣陽一於子而六於巳也此云震兌乾者何也自離以往歷坤兌至乾極矣陰一於午而六於亥也此云巽艮坤者何也其意以復姤生於坎離而變初四變二五變三上每為二卦則八卦備謂之巧也宜矣然義不通也又以姤巽承於乾非四正之卦乃引歸妹之兌云妹係姊嫁故兌少女而用巽之長女主其卦噫何偽飾之多也彼其意欲以兌承於乾則成履非姤陰生之卦又不可數變故引兌於歸妹假託廣嗣之義而係巽於姤耳

不徒義理迂怪以象論之大可笑也少女既嫁於震又係巽而嫁於乾乎長女既交於乾又從兌而交於震乎則是一女而事二夫也豈小可笑此所謂偽飾之多也聖人之意曷至是哉或曰劉氏之說七日來復不取易緯六日七分何如曰不取宜矣苟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剥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剥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于復非止七日也然劉氏更以七為少陽必經陰六之數盡至七日少陽乃生斯又未善也歷觀衆卦或言七日或言三日或言三年或言十年强為配合特或可言參

相鈎考辭則易原大抵言日遠者不過七日震六二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不過七日而得也七日來復以復不可遠君子之道雖消不又不過七日而復彖曰天行也蓋言來復之義是天之行反覆如此亦非考察氣候實日而云也萬壽無疆豈實有萬哉愛而多之之辭也或曰臨至于八月有凶諸儒之論孰為得失曰何氏云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當矣臨二陽遯二陰合耦之卦也劉氏破之以為累建子則辭當在復卦之下此不明矣且復卦陽生其勢微弱未足矜也臨卦剛長强亢之漸故戒之以遯卦有凶也推其本而言之復生為一月臨長為二月至遯為八月不亦可乎而劉氏固守臨之建數至遯之建未則七月以不滿八之故遂用周正以建未為八月又念文王演卦在商之末正朔未改不可以未為八月乃稱周公述而成之故以周正為定且先儒以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劉氏既未有以破之安得謂卦辭亦周公所成以餘臨卦八月用周正之說乎其下文冂況乎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易既題周以正名則不得不以周之正朔定其月也且周易書名周公設官可題周家以別餘代卦辭豈得擅改彼禮樂損益蓋從時之宜易之為書萬世無敝況文考之手澤周公改之何意也文王若曰七

月有凶有何妨害而周公故以八月定之乎文王作易之時便題周字亦可至八何必周公也號國曰周其來久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雖紂在上而題易曰周以別夏商何害也爾頌次於周頌亦須周滅而後加魯字乎此類皆閭巷老生誑童耀騃之辨非天下之公議也

論五

或曰易緯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信乎曰吾觀於太元信矣所主之日取卦象乎取卦名乎曰取諸卦名而已太元所以準易者也起於冬至其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謂是時萬物之萌信無不在地之中於易則中孚孚者信也亦謂信無不在地之中也其次曰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於易則復復者反也亦謂反乎始也其次曰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之生難也於易則屯屯者物之始生也粗舉二三則知冬至之後其卦中孚復屯者題號此日之氣候曰中孚也曰復也曰屯也他皆倣此但元首八十一每首四日有半易卦六十每卦六日有奇故前後或小差蓋大同而小異也而劉氏以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不別起數謂易緯六日七分義無所出若是則劉氏凡言天五駕天一之類亦出於經乎乾坤之策況其數六十卦況

其名不相妨也又謂十二辟已主十二月不可取雜書破經義今觀六十卦之次其十二卦乃在本月稱為辟卦則十二卦既總主一月又與諸卦分治六日如侯伯有功德者既作一州之牧亦未免為一國之君也而劉氏區區以月各有主日無用卦是欲立州牧而廢二百一十君也其可乎或曰敢問元亨利貞何謂也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詁未能顯闡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無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正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幹之必有其狀竊嘗論之曰始者其氣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幹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飛者得之以卵自穀草木得之以句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句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獸有山野蟲豸有陸鱗介有水此其宜也堅者可破而不可輭炎者可滅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幹也乾而不元則物無以始故女不亨也元而不亨則物無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則物失其宜故當視而盲當聽而聾也利而不正則物不能幹故不孝不忠為逆為惡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正者事之幹也唯君子為能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制夫田以飽之任婦功以煖之輕稅

斂以富之恤刑罰以生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昏以親之講學以材之擯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業百官有職能者居上否者在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復疑去惡不復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其貞也是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論六

或曰敢問五行相生則吉相克則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則雖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則雖相生而凶今夫水克於火則燔燒可救火克於金則器械可鑄金克於木則宮室可匠木克於土則萌芽可出土克於水則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雖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則腐以木入火則焚以火加土則焦以土埋金則鏽以金投水則沉是用之失其宜雖相生而凶也是以太元之贊決在晝夜當晝則相克亦吉當夜則相生亦凶元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今夫父之於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脩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

必函也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曰吾之言也
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
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
則知天之命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
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
成卦人之有仁義所以順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
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
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
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
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
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
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
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繫辭
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
咎者善補過也由此觀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
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
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商蘭將
亂而得黃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

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禨運命矯舉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為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并序

敘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周官遂行覯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爻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盜憎主人夫何足怪今之不識者抑又譊譊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撫其大畧而述之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

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
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
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
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
又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
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
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
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

內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妃相成
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
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
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
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
曰宛然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耦則不克使
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
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敝財用或離析骨
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體於王
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
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
並寵則妬不荅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
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

之剥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帷薄或為之不脩社稷或為之不食未喜之放禁沮巳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衺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清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遥葛覃之

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蓋耳之輔佐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內治第二

天官冢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官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外內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效其功

奉法則不敢不謹攷功則不敢不慎舉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宮有其長之效也而況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語矣天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子無私人則群臣焉得不公廢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徵也爰盎引却慎夫人坐謂妾主豈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彘延說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

其守一女顓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即也悲夫

內治第三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至于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宮不必備可知矣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楊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

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于有
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
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
於從人之道況乎王之北宮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
其人哉故無德以色親則天有投蜺之異詩曰螮蝀
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乘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
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
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
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
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平吳之
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入多則御幸不可徧然
恨由是興費廣則財物不足支民貽所以困國家之
敗何莫由斯者邪

內治第四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
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
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
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
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心傷悲
東山婦歎于室君子憚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

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于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絕王莽篡之愛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內治第五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以重昏禮為其主祭祀也祭祀之禮豈唯致齋於內會君於廟服冕禕於東房執璋瓚而亞祼酌瑤爵進玉齍薦徹豆籩以享船魂魄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為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為至焉故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獻之于王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蠶其

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祭盛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況不知耕之勞則以為田自生穀不知蠶之苦則以為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養土貨則焦爛府庫農夫病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于寶之論晉紀曰其婦女粧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全入

內治第六

春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蓋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苟非明哲其能免乎矧伊

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葭莩之親者猶乘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為之坊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禮則視必在禮聽必在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切身之急而不敢不以禮則已之所以為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其夫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召南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謂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於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是其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內治第七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昏姻之禮要在及時故

國無鰥民則桃夭之詠作喪其妃耦則有狐之刺興彼室家之好而繫之王者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非計也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為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民是皆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鰥寡者亦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鄭長稽其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為蚤而句踐報吳亦以是也晉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噫大可笑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國用第一

人所以為人足食也國所以為國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時地不徧產其產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國不盡得其得有數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為出節用而愛人則哀公云二猶不足公羊謂大桀小桀誅求無已怨刺並興亂世之政也故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矣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飧饔餼接之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

其用芻禾車秅之數皆眡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
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
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材非一五庫之量毋或
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
為籩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祭
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賵襚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
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
推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工於諸侯分裁救患函
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國家閒暇
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
庫難得之貨饑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
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國用第二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燕衣服
袵席沐第凡褻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
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
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
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
予則共之按其職文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

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常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皆屬于大府屬于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賞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國用第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絺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太宰授之職閭師責其功故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

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材征以濟經用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上務雖關百聖何以易此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篨蒙璆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聾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肩相摩轂相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是棄之謂之何哉

國用第四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則無貧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晦無不稼穀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財豐者乎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羨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業謂休不耕者户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户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業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況邑居乎沃壤猶為蕪穢況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畧為限不可不察也

國用第五

地利之食於人博哉農既得其時種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賊之也水旱之災雖天所為至於人力亦有可及矣故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鄉遂之田制也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都鄙之田制也川大於澮澮大於洫洫大於溝溝大於遂遂大於畎畎通水以入于遂遂入于溝溝入于洫洫入于澮澮入于川然則雖大雨霖其水有所渫能為害者希矣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豬謂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隄也然則雖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為害者希矣畫人之於水旱不其有備哉蔿掩規偃豬君子以為禮史起引漳水舄鹵生稻梁鄭國鑿涇水關中為沃野古之賢人未有不留意者也水官不修川澤溝瀆無有舉掌機巧趨利之民得行其私日侵月削往往障塞雨則易以溢謂之大水豈天乎霖則易以涸謂之大旱豈天乎如是而望有年未之思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國用第六

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是聖人之於農必制器以利其用也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見聖人之於農必命官以掌其政也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之比也器不簡則貧人或不能備物政不脩則愚者或不能得宜不備物則雖良田將不耕不得宜則雖嘉種將不穫

若是不可不慎也至如二耜為耦一夫不足獨舉必通功易事兩人相助而後可也故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耡者里宰治屬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秩敘相佐助之次第也又五穀熟時有風雨之急是謂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者也然一夫又不足為故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謂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之如此柰何民不富國不實也漢趙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之民或苦少牛過奏故平都令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以故田多闢墾用力少而得穀多斯近古之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為意何也

國用第七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謂

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令而者罰之死後祭無牲也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植黍稷今田不耕非直罰以屋粟又死後祭無盛也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槨也蠶則得帛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績則得布不績故死則不爲之著衰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嗇與其無事而重孰若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帛所以養老衰所以送死葬禮祭禮乃爲令終一有懈惰則不得用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是聖人毆民以反本之術也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商賈乃在四民之目而前代且謫之後之游惰亡四民遠甚者其類不可勝數爲國者非徒函容或尊寵之傷哉

國用第八

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餘而家不以富者內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也而況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死於凍餒者固其勢然也故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

耳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鉤考也恐其群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為榮儉則以為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為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為之禁令地媺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為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鉤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民皆知惜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未嘗聞也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地之惡禮不可輕耶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民之財官可不知耶是先王之所以得後世之所以失也

國用第九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大哉聖人念

民勤恤財匱如是其著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
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
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刼倍蓰之利者大
賈蓄家之幸也為民父母柰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
附商賈令下之日吏旁為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
髓矣壞民家敗民產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
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豈非一揆者乎漢棄都尉
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
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
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
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桑弘羊雖聚斂之臣
然此一役豈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
誠有以也

國用第十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發
正凶年則損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
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
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穀邦用謂以歲之
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

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
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故謂之
徹徹者通也然耕穫之事豐儉亡常不幸凶旱水溢
或螟螣蟊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
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
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在其為
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用野觀
其豐凶而後制稅斂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

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
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得不
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
也宜其知足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由此道也
後世作者除減斂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
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國用第十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揭而書之物物書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稅若其人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則朞出息五

百他倣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彊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

國用第十二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儈慝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唯愚民見欺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為國家者孰不有意哉言而必信令而必行難矣

國用第十二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囏阨謂民有困乏則賑恤之門關謂出入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郊里六鄉之民居郊者其委積以待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接因與之廩餼也野鄙謂六遂客有羇縶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畿內畿外通給之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聖猶弗能免至於困窮孤獨寄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死則

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經倉之穀孰為閑粒府之帛孰為羨縷如是而輟焉禍蓋博矣故宜於大有年時畜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領之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晏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為已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國用第十四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由是觀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于牀蓐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以至于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賈師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常價亦為此也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由是觀之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籠其貨賄則何以措手足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虐邪人主所宜動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戎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

若新建國及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譬諸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曰餘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故曲禮曰凶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感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安未之前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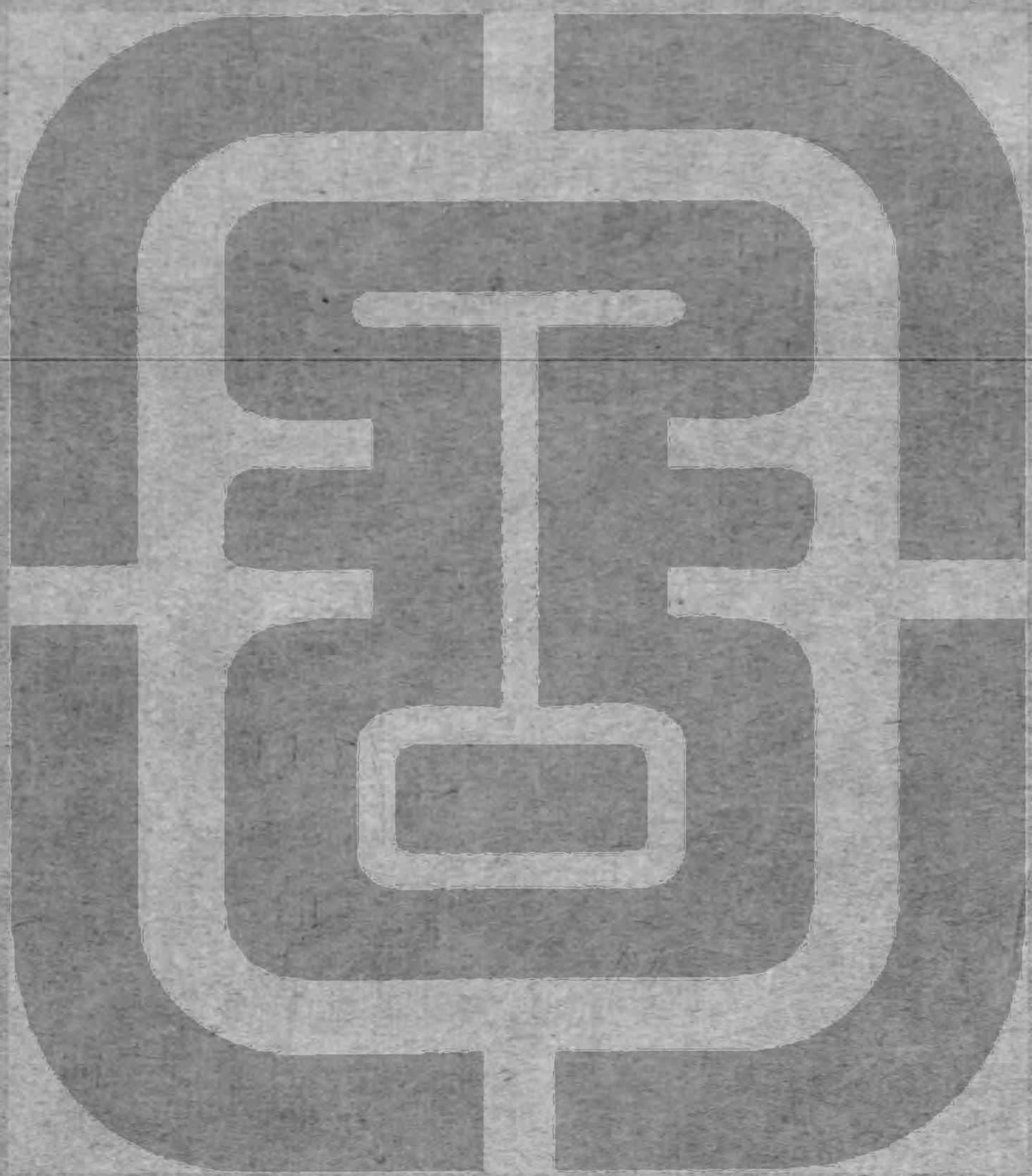
國用第十五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者謂給公上築作挽引道渠之役也國中復除者多役使者少人少則勞故晚役而早免之二十以及六十是也野復除者少役使者多人多則逸故早役而晚免之十五以及六十五是也君子之於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

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於馬牛皆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芻秣而責以牽傍其儆費敗家者衆矣況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敺之給使可乎故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而秦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戚力役三十倍於古何不仁之甚也天之畔之晚矣

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斁者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趍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及其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

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筭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噫富者乃彊邪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